

紀念河南教育家 立法委員朱紀章 先生

王爾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

我是朱紀章先生所創立幾所中學的小門生。本來他是河南老鄉長，又是我中學時代老校長，而只不過如此淺淡關係，在其門生故舊、政、黨、鄉、學之人生機緣之網絡上，太倉一粟之微。對此老鄉長不具發言身分與資格。重要關鍵更在於來往不多、相知不深，很感到無話可說。老校長雖是久任立法委員，生平實心任事，勤謹自約，於同僚中，惟盡辛盡，決無展露才幹，乃至其名與行事，少有知者。而今世變代嬗，我輩後生亦至垂老暮年，朱校長勢將湮沒無聞，實不免瞻顧低徊，欲一挽纖縷記憶，聊存老校長點滴身世，以備後世之憑弔。

朱紀章先生字修庭，河南鹿邑人，讀北京大學外文系，經朱先生親口相告，民國八年（1919）五月四日之學生運動，朱先生在學生之中乃是爬牆跳入曹汝霖宅之第二人，並手持長竹桿進曹宅。朱先生並即表示前有一人翻牆跳進曹宅，自亦縱身翻牆爬進。並慨歎世無人知，當文家胡亂寫來，竟成信史，頗覺可笑。此事為五十年代余已在近代史所任職之初。得與朱夫子親接交談者，卻直到今時方予暴表。

有關五四之運動，吾已早表個人思辨觀點，不在此涉談。惟吾須順提另一業師孫德中先生，係1950年吾在大學之三民主義課之業師。近年（2009）見及孫常煒先生（孫老師胞侄）文中提到，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為抗議巴黎和會之不公正，反對日本攫取山東利益而在北大同學中，是孫德中為首，第

一個翻牆跳進曹汝霖住宅。孫常煒著文載於2009年4月27、28日之《世界日報》上下古今版，但孫老師自是聲名埋沒，只能就孫常煒之敘述得知。不但孫老師是我1950年大學業師，在我為治史專業，當仰承太史公前導，而知訪聞故老之重要，願在此留記一絲線索，供後人有所採擇。尤其吾親身得自朱夫子親口相告，亦有責任傳示後世。孫德中夫子亦吾業師，豈能忍令其聲名埋沒？

我自幼先讀五年半私塾，再讀三年小學纔考入初中，是遠離我家鄉周家口有九十華里之遙的槐店聯中。全名是豫東游擊區槐店聯合中學。創始校長就是朱紀章修庭夫子。中學在地是一臨河市鎮之槐店，應屬沈邱縣地。此一中學已是朱校長在豫東所創之第二所聯合中學。此前尚有一所豫東游擊區扶溝聯合中學。其背景起自於日本自盧溝橋發難，大舉侵略中國，河南省東部平原縣城大部淪入日軍鐵蹄之下，飽受搶掠（政府資產）奴役（庶民百姓）之苦，學校不存，老師流離，士子失學，因是河南教育廳廳長魯蕩平（亦是立法委員）為收撫淪陷區各校師生，乃決定派朱紀章先生為豫東教育專員，要創設聯合中學，收納淪陷區師資及學生，此乃為國儲材，保護學子失學之高遠良策。吾即獲此良機，考進槐店聯中。不過我非來自淪陷區，是全程在校三年，不能領受助學貸金。惟在此省立聯中，卻亦不須交納學費，比讀私塾之按課程高低收費言，仍是省錢。

槐店聯中，校區分為兩部，高中部在鎮外之靠河邊「張灣」，乃是富家張姓私有大宅院，房舍多而屋宇寬敞堂皇，學校借作校本部。而初中部則完全收併舊有潁濱中學校。余自始至卒業俱在鎮上之校區讀書。

朱紀章先生只把學校建起，仍回省府任教育專員。槐店聯中則委派梁燦章（字紫雲）任校長，梁老師是燕大出身，教英文，很負責，我學英文得益不少，我只具初中程度。可惜如此一位好校長被學生鬧學潮把他趕走。換來一位蔣介民校長，也被學生鬧事，不能收拾，亦只好辭職。又換來高中國文老師路百占先生接任，他已是文家，很富才學，講演動人，引經據典，令人折服。在此際我已讀到初三，前後換三個校長，但是並未影響初中部，教我的老師，在此三年中學得最深入而全面者是張又銘老師所教之歷史與地理。國文老師中我受益最大者是王桂芳女老師，得她鼓勵，我已敢寫小說。當然尚有國學老夫子型老師李涵齋和許正齋二位，亦受益不淺。我終於讀完初三，離校而考進周口聯中高中部。我在初中理科已是平平，而數學與化學總算能達初中程度，讀初中時同級有甲、乙、丙、丁四班，而今考上高中，則只錄取一班四十三名，其中來自槐店聯中者有一半，我終能勉強考上另一所朱紀章老校長所辦的學校。

周口聯中是朱紀章先生所創辦之第三所豫東游擊區聯合中學。也正是我自幼生長之地周家口，我自然並不能領受助學貸金。

像我一樣之同學超過全校半數，亦全不收學費。此時校長是張欽先生，校址設在距舍下不遠之關帝廟，屋宇俱是高樓碧瓦，有露天廣場，有大殿廣庭，皆可容納全校師生相聚，只是沒有運動場，必須到城郊外上體育課、軍訓課。上至高中二年級，校長換為程百讓先生接任。不幸遇到日軍來犯，占據周口城鄉。學校自然停擺，不少同學西逃求學，余則失學家居，也就懶散下來。高中只讀一年半，遠不及在初中得益。周口聯中校風良好，不鬧學潮，本城學生占最多，而自淪陷區來者較少，全校聚在同一校舍，高中初中又有女生班，大家十分和諧，亦決不會有反對校長反對老師之事。只是高中老師很缺，我們一直未請到生物學老師，亦缺化學老師，即至國文、英文老師也是常改換。文科歷史地理兩科由校長教，尚是很能得益。有位姓毛的老師初來班上上課，作文時要每人自定題目自由寫作，我乃寫一篇小說，文字太長，次日交卷。被老師指摘我是抄襲，我感到羞辱，但無法抗辯，卻從此不再走文學之路，停止文學寫作，自然轉向歷史及地理做學問。雖然，我仍是難忘周口聯中之和諧校風，創立一所這樣中學，是朱紀章先生一手推動，人力財力俱由他在後方籌畫，是以應當感念朱先生對失學學生挽救之功。

在日軍占領周口城期間，我與同學李仲瑾（本名方琳）遠到一百五十華里河南安徽交界城鎮界首，去見他父親李幹生先生，經其指示，此時朱紀章先生亦自後防越到敵區

到界首，此為國軍將領何柱國部下駐守，甚是安全繁榮。我與仲瑾相偕去見朱校長，果然他之東來原是為三個淪陷的聯中作統一復課，正到安全地方考察設校計畫，朱校長肯定相告，你們先回去等消息，一定給你們安排學校上課，但不明告校址選在何處。

我與仲瑾回周口，讓一些同學靜待好音。不久消息在失學青年群中口耳相傳，得知以扶溝聯中（此是朱校長所創第一所游擊區中學）為主體在淮陽、項城兩縣交界處之水寨復校，要收納豫東淪陷區所有失學青年來報名就讀。我們原周口聯中學生相結趕去水寨報到。校長已任命原扶溝聯中教務主任荊勵之擔任。已有幾位老師不分班在講課，特別是國文老師閻子糸先生，已在講授《淮南子要略》了。此是復校後，第一批開放之一門課程。我等一致照前時所讀級次分班，我不免仍是高二年級再讀一次。能有學校上，不能不知道政府挽救失學青年所盡之苦心，而朱校長則是最重要的執行者。

我生不逢辰，讀小學中學俱當日本入侵中國，全面抗戰時期，是中國之國難，淪陷之地，軍人戰死，人民降為奴虜，而破家亡身之人，以萬千計，老弱淪乎溝壑，更是悽慘。而幸中央之教育部，河南地方之教育廳，謀救流亡師生，在財政短缺，物資貧乏之際，極力籌計設校招生，不失培育人才之功，自是高遠識見。自然設備不足，師資不齊，國難期間，勉強支撐。我讀化學全無實驗，只靠老師編講義，物理亦無教本，

乃是校長荊勵之口講，靠其經驗口才，亦可得益。只有國文課、歷史地理課，我算是學得最好。環境在日軍管不到之地，始終借人舊宅或寺宇為校舍，此即三所聯中一致先天不足之根，怎能成就學問，趕上水平？我自落後他人，乃是時會所使，自全無怨言，亦仍當懷仰當年奔走各地，造成一切簡陋校舍（全是借用，而非興建）有學校讀，實深感念朱校長之辛苦與毅力。回想起來，莫不感恩。

扶溝聯中設在水寨，是一個靠河碼頭小鎮，而學校則開在距小鎮數里一個小村子裡，乃是晚清巨宦袁甲三之故園，甲三與曾國藩同時，其子袁保恆、袁保齡亦是巨宦與李鴻章同時，其侄袁保慶是淮軍吳長慶部屬，其侄孫袁世凱係追隨袁保慶在山東起家。袁家住處稱為張營，又加上袁字，成為袁張營，其房屋雖多，卻非高樓大廈，乃是極普通之村舍。有一小房作為學生宿舍，不過三間，空空蕩蕩，只是正中牆壁掛一小木匾，乃是同治皇帝題字。上書「頤齡懿矩」，即是御書（當然出於某些翰林代筆），意外流落到這裡，後來在近代史所看書，方知乃是皇帝為袁甲三之母所頒七十大壽之褒彰匾。文字全對，卻是不過三尺大小之小匾。遠較周口聯中校內之關帝大匾不及五分之一。許多匾，我俱未經心記憶。於今自必不復存在。

在袁張營校區，讀書仍是最為重要，而師資極不理想。仍是國文課最能得益，物理

課老師優秀，亦能追隨同學水準。其他生物課無人教，化學課亦請不到老師，歷史地理分由兩位青年教師來教，卻很令人失望。一位乃是真正草包，那裡在教地理，簡直是胡混，另一位教歷史，也不會講歷史系統，天天講考古發掘，不知也不能斷定是何年代，令人昏頭轉向。似是親在發掘之列，是以見到墓中戰車出土，原是朱紅鮮亮漆色，出土半小時即漸由暗紅變為黑色，又說墓中骸骨乃是一位將軍中箭而死。這位老師叫劉子畏，很年輕，一定有學問，只是其課毫未涉談任何一代歷史。如此高深卻不符實際，同學徒歎不能得益。數學課有老師，我則勉強能跟得上。大代數與幾何均算能全懂。不過看來我們難免不夠格之中學生也。非我之罪也，乃時代困辱我，夫復何言！

袁張營校區雖不起眼，卻有空曠土地做體育場，比賽時常舉行，以籃球、排球為主。而師生和諧，不鬧學潮，校風良好。我在此因晚間在校外貪玩不去自修，被校長抓到掌摑幾下，我亦毫不記恨，反省不該貪玩。在此讀過半年，寒假回鄉（相距六十華里）度過年節，又來學校，而老師又多更換，校長仍是荊勵之，教我們物理，很是叫座。此一學期重要，乃是學期結束時得到日本投降消息。游擊區聯合中學將要易地改制為正式省立中學，我們只能回家等候消息，不知鳳凰落於誰家。周口市地方也爭取一番。尚有其他處想接收此一學校，學生只能待命。事實上，朱紀章已由教育專員改

到商邱就任行政專員，在行政管區，乃有睢縣（即是唐代之睢陽）爭到開辦省立睢縣高中。可知教育廳為了慰勉朱校長辛勞自然順水推舟，將昔日三個游擊聯中，仍放在朱先生管治之地。實是事理之自然。

吾之高中學程，已到抗戰勝利之後，讀到高三，須到離家鄉兩日路程到睢縣高中讀書，雖是男校，亦附有女生班。第一天先須僱汽輪拉車趕到商邱，朱校長已改任地方行政督察專員，自不便再去謁見。到此先開眼界，要專程坐車遠到隴海鐵路車站看火車，是生平第一次見，住入小旅館，房間有電燈，也是第一次見。次日再乘汽輪拉車趕到數十里外睢縣城，城大多空地，學校開在空曠地靠城牆。有炕代床，比在水寨時較好（在水寨校區是睡地板鋪草作褥）。除校長仍是荊勵之而老師則多新面孔。在此幸遇一位大學者教我等歷史與地理，乃是最具科學學養之天文學家曾次亮先生。他雖是高中教師，各大學教授亦不能及。他有著作傳世，他為王韜所著《春秋曆學三種》作疏證，大陸出版（我在香港任教時讀到）。他在課堂上教我們天文、曆法、日月蝕考索法，我等無法全接受，但曾老師也講詩、詞、曲，特別介紹吳梅之曲，我們受益不淺。雖然如此，其他各課，則難得進步。高三讀秋季、春季兩學期，已至勝利後二年。總算畢業於河南省立睢縣高中。算來我自初中起到高中畢業前後所讀四所中學，俱承朱紀章先生一手辦成，挽救我少年時代遭遇抗日戰爭而失

學，自當感念老校長成全千百莘莘學子。相信懷念他之人一定不少。

我們高中雖已畢業，若不考大學仍是無用。與同城好同學李仲瑾、蘇潤身結伴去武漢考大學，竟不免同時落榜。終亦相信向時多缺課（高中未能學化學、生物及生理衛生），臨考終敗北。但決不抱怨學校做不到，實是戰亂期間師資難求。

我個人的不幸，在於由學養不足而不能升學，更不幸者是又遇到國共內戰，戰亂延及家鄉，當我第二次出外考大學，回鄉時居城已陷於雙面戰火。先母甚憂我方成了，將難於安全自立，吾則決計先投奔山東姨母家，稍避戰火。與先母分手，慈母竟坐我床邊一夜未眠，如此分手，真是一生難忘之苦痛。吾到山東不久，戰火又延展到濟南，姨母贈我一筆錢令我趁津浦鐵路尚通，趕快南逃。我坐上火車，茫無去路，終於決定投入當時青年軍赴臺訓練招募。終於輾轉乘船到臺，在此一段期間，命不如鷄，年少無知被人借錢（軍中同志老兵），到臺灣又丟了一些衣物，所帶畢業證書亦與錢同被偷，真是淪落狼狽。到臺灣受訓數月分到 205 師 5 團迫擊炮連，連長是何希文先生，北京人，喜愛京劇，能唱能教。全然風流文雅，不像軍人。此年吾之高中同學蘇潤龍先生已在空軍學校畢業並做軍官，而特託其在臺做空軍教官之同學李作唐、杜桂林兩少尉，到我軍營把我接出。最當感謝何希文連長厚愛而放我離職。嗣後我得依傍李作唐先生照顧，

而留在岡山空軍通信學校做些雜役。而能有空餘時間讀書備課，終能在 1950 年（民國三十九年）考上臺灣師範學院史地系，對我而言，真是如魚得水，一切起步，須自此開始。想想我是如何一心看重進入大學讀書。

像我這種失學四年的老學生，在班上比他人大好幾歲，怎敢不努力讀書？同時以校為家，寒暑假也俱守在學校宿舍，讀師範既有公費，也不愁沒飯吃。我的同學蘇潤龍先生也已到臺灣任軍官，又曾在軍中遇到河南扶溝聯中早我畢業的學長鄒鴻善先生任陸軍特務長小官，在嘉義工作，是經常供我穿鞋襪和零用錢之人，還有一位江西籍的軍中同志周象新先生退伍後在臺東教小學，亦經常供我零用錢。我真是窮得可憐，除了校方每年供給一套制服，平時就是穿着他人贈我之舊衣服，無論如何笨拙，我也得好好用心提升研讀能力，更有一層吸引力，乃是見識到這一代學者名師，可以激我加速開竅，此時我已知道苦盡甘來。

我在家鄉聽到過民間兩句俗語：「人逢倒霉，豆腐生芽，人逢走運，扁擔開花。」我做夢也想不到暑假在校園閒走，竟不期然遇見老校長朱紀章先生也在這裡散步，趕緊上前與他攀談，說明已在這裡讀書，原來他是立法委員，單身在臺，住友人家，立即告訴我每月到他住處，要在月初，他會供給我每次一百元。哎！我的公費只有七十元一月，這一來對我生活大有幫助，可以買自來水鋼筆了。真是窮小子大福分。這使我也

有能力買點新書，比如我能買到張貴永（致遠）老師的《史學講話》和《西洋通史》，以及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等書，對於朱校長真是仰承厚恩。

1954 年（民國四十三年）我大學畢業，系中提供旅費補貼，供我一班同學環島旅行，我終須買一雙輪胎底皮鞋以壯行色。因為老師要帶我等拜訪一些中學，已不便穿着膠鞋做訪客。這也是我生平中第一次穿皮鞋。環島花費儉約，同學均有剩餘。（是我受委管會計，系主任沙學浚老師另外交一筆錢委我分給窮同學補助，有十位拿到錢，我亦在內。）我身上有用不完之錢，經過臺東時，特別購買一批柴魚，原俱像一塊一塊木炭，是朋友周象新先生之意，我纔知道這種特產。買來何用？乃是回到臺北帶給朱紀章先生烹調之用。此際朱校長住在中和鄉河南朋友曹彬家中。他們也知道柴魚有點名氣，而我則是表達報恩之意。

畢業這一年也有不如意之事，乃是我的學長鄒鴻善先生在嘉義軍中患病逝世，令我十分悲痛，我是惋惜懷念直到如今。

大學畢業後，接受預備軍官訓練一年，有半年在鳳山陸軍軍官學校，有半年在岡山空軍通信學校接受氣象專業訓練。在鳳山天天操演，打靶和野外行軍，夜間衝鋒，自然汗濡軍衣，會晒出鹽來。如此忙累，每天只圖倒地便睡，不怕烈日下，亦能酣眠。不過在陸軍官校我亦未放棄讀書，軍中只有發給種種孫中山著作，我在大學上過三民主義

課，此時則孫中山其他各書我亦全讀一遍，無有遺漏，後來我也會成為孫中山專家，敢說有充分信心，近年住加拿大，仍還敢與各方名家較量孫中山之知識，決非亂說，我大量專門著作，付予天下考評，靜候彼此比較。

預備軍官結業，我取得空軍氣象少尉資格，有國防部適任證書，也算是軍界一行。

1955年（民國四十四年）完成預備軍官訓練，七月結業，九月即為先業師郭廷以（量宇）先生召至其所創辦之近代史研究所追隨做研究，也就有了一定居所，隨之每年春節必到朱校長住處拜年，並必攜帶一些食品薄禮。於是能在朱校長處見到同鄉長輩與各校學長。有些年紀較長，已是將官階級，其時我遇到年齡相若的杜乃濟先生，臺大政治系續讀碩士，其兄杜乃超師大國文系畢業，已在教書。尚有幾位年齡相近者，俱常在朱校長處聚談。朱老師之昔年在北大讀書時情況略有申述，那裡宿舍俱稱齋房，學生俱稱老爺。他即在此際向我講到1919年（民國八年）5月4日北大學生運動，他是爬牆跳進曹汝霖住宅手持竹桿衝到院中之第二人，並慨歎說有誰知道？真乃盡信書不如無書。我對此是明確聽到深深記下。可與孫德中師共證五四運動一點真實。

朱校長隻身在臺，住於友人家，已更換數次，他忠厚開朗不計較名位享受，雖是立法委員，亦未顯露才學，同鄉長輩張金鑑、楊一峰、劉錫五俱負盛名，而朱校長實在政

壇未嘗露臉，世人多不知其有何能力，有何貢獻。其實他是挽救河南流亡學生的大恩人。我自熟知，亦因所知有限不敢亂說。

朱校長雖居友人家中生活，個人日趨年老，實乏照應。有一天他患大腸生瘤，在臺大醫院手術割除，我們後輩知道去探視他，他卻毫不在乎，談笑自若告訴我們，醫生讓他看驗割下之大腸，他笑說原來有一小盆之多，真減輕不少負擔。他雖灑脫，而其一些好友和年長門人，卻俱警覺到他是孤單乏人照料，一致勸他迎娶老伴，結廬成家。他也聽從，就在中和鄉購房一所，迎得師母來歸。當年杜乃濟兄約我和一二位同鄉，合送朱校長一個冰箱。說是冰箱，真是頂級寒酸，原來只是一個白漆木箱，有鐵絲網分隔上下二層，箱門厚而密封，卻要煩師母天天買冰來冷藏食物。今時之立委公館能有如此設備？我們對不起老先生。

我工作有七年，在1963年（民國五十二年）2月與內人周氏結婚，席設在臺灣銀行福利餐廳。朱校長帶師母同來參與喜宴，尚有我高中老師閻子系先生是我幼少時長輩，至感親切。乃是我個人比在同學諸友更當感恩之事。當要用筆載述與朱校長之長久結緣。只是所知他老人家之事太少，前年年長學長多為軍官，有學問者只有杜乃超、乃濟兄弟在我之上，希望他們能作更詳細之描寫，彌切懇望。

我相知在臺之聯中同學、扶溝聯中老學長鄒鴻善先生，已不幸早逝。周口聯中學長

蘇潤龍先生已自空軍退役多年。槐店聯中初中同班同學有十位流寓臺灣，在各地任事。他們九位是周士傑、田鴻麟、李耕（本名文瑞）、李子菁、李錫田、普寶善、普寶祥、岳九英、李君定等。相信他們也一定懷念老校長朱紀章先生。我不問分際冒昧操觚，必多遺漏，尚望他們給予寬諒。我已垂老暮年，此時不寫，將必永遠後悔。

朱師母溫厚慈祥，待人親切，有十多年相待夫子左右，能使朱校長安享愉快晚年，此恩我亦永記不忘。

2010年3月21日
寫於多倫多之柳谷草堂

推廣活動



【愛·悅讀】國史導讀會

精選本館出版品與民眾分享，一同發現深藏在身邊各角落的歷史故事，讓史學貼近社會大眾的生活。

「國史影音饗宴」紀錄片賞析暨映後座談會

將事件或人物的歷史背景，呈現在影像中；影片放映後，舉行映後座談會，透過各領域學者專家的引領，與觀眾相互交流與對話。

以上系列活動最新訊息，均另行公告於本館網站（www.drn.gov.tw），並開放線上報名，歡迎呼朋引伴一起來捧場！